

# 老兵

高安侠

##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延安

母亲打来电话说，父亲最近给联合国和国家领导人写信，呼吁世界和平，等我回来给他寄信。

放下电话，我不由得好笑，联合国都管不了，他一个退伍老兵能管得了？

不过，我还是马上回了一趟家。这几年，父母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如以前，我得经常回家看看。

一进门，父亲就问：电视上说，南海局势紧张，是不是要打仗？我不置可否，最近南海形势紧张，一打开手机，微信上都刷屏了，各种喊打声。

“娃娃们，千万不敢爱那个打仗呀，没打过仗，才稀罕那个打仗，你们以为那打仗是个好事？要死人的呀！你忘了你胡伯伯，截了一条腿，那就是打仗打的呀！”

父亲又开始了一千零一次的车轱辘话。小时候，我们兄妹三人和小伙伴打架，父亲不问是非曲直，先给我们吃一顿棍子，还要上两个小时的“政治课”，教材就是他参加的那场中印战争。

“不要动不动就和人打架，打架和打仗一样都不是好事，要爱好和平。就说我们那时候吧，咱们和印度人打仗，七天五夜急行军穿越喜马拉雅山谷，零下三十多摄氏度，人累得边走边睡觉，要不是老班长那水壶里的一口酒，我早就冻死了，哪里还有你们！你胡伯伯不就因此冻掉了一条腿吗！”

胡伯伯我记得，他没了一条腿，架着拐杖，空空的裤腿晃荡着，隔三岔五就来我们家找父亲聊天。一瓶廉价的高脖子西凤酒，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或者腌萝卜，一聊一个下午，聊天的内容几乎不变，就是那场中印战争，他们的嘴里反复念叨着，在7天5夜的急行军中，在折多山的大雪崩中，在收复邦迪拉的战斗中，那些死去的战友。好像不是他俩在喝酒，而是跟很多战友在喝酒。

有时候两人会争论，父亲就专门刺他：要不是你不听话，腿也冻不掉。胡伯伯拍拍那条仅存的腿，松弛的眼皮耷拉着不言传，好像在后悔那个急行军的夜里，不该偷着睡觉。穿越喜马拉雅山谷，风雪打在脸上，像

是刀子割，脸皮痛得失去了知觉，大家吃辣椒抗冻。连天急行军，在寒冷和疲惫中，很多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，辣椒噙在口里也不管用了。

天黑下来了，部队连夜翻山，后面的人扯着前面的人的后衣襟子，木然地在山路上走着，前面一停，后面的人立刻就睡着了。情况危急，一旦睡着了，战士们就会被冻死的。老班长急得没法子，推一推这个，摇一摇那个，一个劲地吼喊不让睡觉。

胡伯伯那时候小，才18岁，特别调皮，给老班长扯谎说要去解手，偷偷扯一扯父亲想要一块去。父亲老实，只说不去，胡伯伯就一个人去了。

他不是解手，只是偷偷找了一个避风的崖缝，倒头就睡了。

老班长怕战士冻伤，掏出水壶，让大家一人喝一口烧酒，那是他从关中老家带来的宝贝，说是西凤酒。平时，他总也舍不得喝，只是偶尔打开盖子闻一闻，抿一抿，然后，小心翼翼地藏起来。父亲从小在枯燥的陕北长大，没喝过烧酒，不会喝，就跟喝米汤一样，呼噜一吸，只觉得一股子火苗从嗓子里直窜下去，烧得肚子里起了大火一般。呛得直咳嗽，肺差点咳出来，却也咳嗽得把瞌睡给丢了。

天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等大家找到胡伯伯，沉睡中他的一条腿已经冻坏了，后来只好截肢。那次还有几个战士，在短时间的沉睡中，冻掉了耳朵和手指头。

我们渐渐长大，他的故事却不见更新，而且年纪越大越爱讲他这一段历史。用妈妈的话说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呀，连棒子也打不到耳朵门里。我们个个听得烦，耳朵里快要磨出茧子啦。

可是，他却时不时地穿越到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里，又腰站着，学着毛主席的湖南腔调：“尼赫鲁把刀架在了我们脖子上，我们也就忍了，现在，人家要往下砍呢，怎么办？我们不能忍了！这一仗我们要打出新中国的威风，起码要保30年和平！”说着，脖子一梗，大手一挥，大有主席风度。

大家相互看看，翻翻白眼，做个鬼脸。很长时间里，我们都感到纳闷，一个退伍老兵，一个乡村邮递员，怎么就那么喜欢谈论战争？

父亲浑然不觉孩子们长大了，也不再再用崇敬的眼神看昔日的战斗英雄了。他却深陷在喜马拉雅的冰天雪地里，久久不能自拔：

部队抄贝利小道，急行军从后方包围提斯浦尔，那天下午，大部队沿着山腰一条盘山小路挺进，这一带全部是悬崖绝壁，乱石陡坡和一眼看不到底的深涧。一个战士不留神一脚踩下去，连人带石头“哗啦啦”滚下山去，万丈深谷，根本就看不见底。那个小战士刚刚参军，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晓得是河南人。大家一边走，一边嘀嘀咕咕骂那个英国人贝利，这哪里是路，简直是鬼门关嘛。

我后来在网络上查阅了一下，贝利小道，是英国人贝利开辟的一条险道，穿越悬崖绝壁，艰险绝寰。印度人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人能从这条道上包抄过来，因此，他们根本没有防备。那条路确实难走，脚下是万丈深渊，山顶上是万年不化的冰雪，白花花一片，太阳一照，耀得人眼花。战士们得了雪盲症，眼睛又疼又痒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父亲说，战士们走着走着，那脚就不是自己的了，脚和鞋冻成一个冰坨子，完全失去了知觉。老班长的酒这个抿一口那个抿一口，一天下来还有小半壶。父亲不止一次地说，他那时候小，又老实，只有他美美地喝了一大口，肚子暖和了起来，直到后来才知道，大家都舍不得喝那救命酒，仿佛只要水壶里有酒，大家就有了底气。

我们一个一个地溜走，先是哥哥，装作上厕所，抱着肚子，皱着眉头，偷声缓气出了门，门上的钉铍儿哗啦一声，算是成功逃亡。接着妹妹又悄悄溜走，几乎无声无息，连我也没发现她几时消失的。

也许年纪大了，父亲没有从前的脾气，只是自顾自讲他的故事。我不忍心溜走，都走了，父亲只好对着墙说话了。老年人的寂寞是真的寂寞，我常常从他们的眼神里发现那种难以描述的落寞，不管曾经多么风光的人，老了，腰弯了，耳朵背了，不能和别人顺畅地交流了，就成了多余的人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听。

父亲浑似不觉，还在兴致盎然地描摹50

年前那些细节，往事仿佛还在眼前……

提斯浦尔的印度军队至死都不会想到，中国军人会从背后包抄过来。当天夜里，他们还在睡梦里，突然十几个中国士兵破门而入，枪口、刺刀齐齐对准了他们，把那些锡克贾汪（雇佣军）都吓坏了。战斗一开始，他们还顽抗，可是战士们一声：“give up，no harm！”“hands up！”雪亮的刺刀直直逼到眼前，那些印度兵只好举手投降。

忽然，一个红胡子锡克兵回身抓起机枪，一梭子子弹打在了老班长身上，瞬间，他的腹腔内血糊糊的肠子流出来，老班长将肠子转一转塞回去，一个点射，红胡子锡克兵应声倒地。

老班长牺牲了，尸骨永远地留在了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，陪伴他的，只有那个空空的军用水壶……

后来，我们渐渐明白，听父母唠叨也是一种尽孝。父亲一旦开讲，我们心里再烦也会认真听，时不时地问一些问题，表示出很感兴趣的样子。以至于一回家，父亲就要和我们讨论什么台湾问题、南海问题。有一次，父亲很哲理地对我说，我们打仗是为了不打仗！有我们在，世界才能和平！

慢慢地，我觉得要重新看待这一代人，他们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。好像天下的和平都和他们有关似的。

80岁生日那天，点燃生日蛋糕上的蜡烛，孙子要爷爷闭着眼睛许个愿。末了，又好奇地问爷爷许了个什么愿，父亲忽然有些赧然，犹犹豫豫地说，想去西藏祭奠一下老班长。说完，看看我们，我知道，他是不想连累儿女。可是西藏太远，80岁高龄的老人恐怕无法成行。商量来商量去，父亲听从了我的建议，就在本地遥祭，心诚想必英灵一定能感应到。

清明节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我们到凤凰山顶祭拜。父亲小心翼翼地倒了一盅酒，说：老班长，这是你最爱喝的酒，咱们当年的救命酒！干！

说着，父亲高高擎着酒盅，对着西南方湛蓝的天空，颤颤巍巍地拜了下去，一股酒的冽香立刻弥漫在清风和草木之间。

我决定将那些写给联合国和国家领导人的信寄出去，不管人家理睬不理睬。一个80多岁老兵的心愿是不能被敷衍的。

# 梦见母亲

魏震

夜里，我梦见了母亲，哭着醒来。

我试图再重新回到梦里，寻回母亲，就固执地闭着眼，固执地保持着睡梦中的姿势，任凭泪水顺着脸颊流向脖子、流进发髻、落到枕间，一动不动。

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，母亲穿着去年夏天我给她买的那件黑底白花的汗衫，步履轻松，手臂一前一后地摆着，脸上挂着寻常的微笑，向我走来。

我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自己也有点儿弄不清楚，仿佛是我现在住的屋子，又好像不是，母亲推开房门进来，找针线包……忽而又似乎是小时候住的乡下老屋，一盏煤油灯，跳跃着小火苗，母亲背对着我坐在蒲团上纺棉花，嘤嘤嗡嗡的。我呢，趴在一旁的桌子上写着，写的什么呢，语文还是数学抑或是作文，也不清楚；忽而又见母亲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盘饺子馅，月色朦朦胧胧，映照母亲模糊、美丽的侧影。我疑惑，晚上怎么包饺子吃呢？凑近低头，向家里那个常用的青花小瓷盆里看去，是我最爱吃的鸡蛋韭菜馅饺子，青绿青绿的韭菜，金黄金黄的鸡蛋……

我的高兴不能用笔写下来。我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好长时间没吃您给我包的饺子了。”母亲始终低着头，并不看我，她说：“只要你愿意吃，以后我天天给你包……”我走过去想拥抱一下我亲爱的母亲，她却忽然不见了踪影……头顶晃动着一轮圆月，树影婆娑，院子里空空的只剩我一人。我急得大哭，撕心裂肺地喊：妈——妈——哭得死去活来……

去年秋天，母亲就是在个月夜，永远地，永远地离我而去了。

我躺着，脑子里飞动着梦的碎片，但当我想把这些梦的碎片串起来，想让它有个完美的结局的时候，连碎片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脑子里只剩下母亲依稀的音容……

我睡意全无，悄然起身拉开窗帘，窗外的月光跟梦里边的一样，朦胧，飘渺。我睁大双眼，探出身去，希望在月亮底下能找到母亲来过的蛛丝马迹。但看到的却是恢恢欲睡的路灯、静默不语的花草树木和高楼上依稀可辨的一个个眼睛似的窗。

凌晨三点半，一切都还沉浸在静寂中，那些窗后面该是正在做着甜美的梦吧，但我的梦却早已飞得连影子都看不见了，留给我的的是无边的疼痛，蜿蜒蜿蜒……从这个小城五楼的窗面，一直到故乡麦田里母亲的墓边。母亲啊，人世间只有一个月亮，你那里也该是月光一片吧。你腿脚不好，还怎能踩着月光，跋涉这样远的路来看自己的女儿呢？母亲啊！您又是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心狠，连一个幸福美满的梦都不肯再赐给女儿了呢？

母亲啊，凌晨三点半，总觉得这时，您应该在我身边。

我怅望月夜，泪光中，母亲昔日的音容宛在眼前。

# 回故乡

王宽鹏

山桃花盛开，烂漫黄土原，我又一次回到了日思夜想、充满生机、欣欣向荣的故乡。

我的故乡在延安市洛川县南罗村。一个天蓝云白、春风荡漾的上午，我和爱人走进了生我养我的故乡。漫步于沟湾、胡同、东场、戏楼洼、泇池畔、南门；站在村前的沟塬上向南望去，窑科沟、门前沟、驴尾巴梁、桃坡梁，美景尽收眼底。奔波在外40多年的游子回了家，山也亲来水也亲，东边的山高，南边的路长长，西边的沟深深，北面的坡陡陡，都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。当年拾过苜蓿菜、苦子蔓、灰条条，挖过大蒜、割过麦子、谷子的山梁梁，阵阵春风送来果花香；挖过黄芩、柴胡等药材的安民沟河水清清；和妈妈、大嫂以及巧信嫂划过麦穗的银川河鸟语花香；听过柴的北里瓜山花烂漫；挖过冬花的屈家峁山道弯弯。如今谷咀沟焕然一新，304省道车来车往；作善沟、黑木沟、孟家河、薛家河修过梯田的山坡上满目青翠，一棵棵小树吐芬芳，一丛丛灌木发新芽，一片片青草翻波浪，一只只山鸡在叫唤……故乡的山啊故乡的水，山山水水都印在了我的心窝上。

走东家，进西家，狗也亲来猫也亲，从军的人啊我又回到了故乡。一碗热腾腾的煎豆腐，一盆劲道的荞面搅团，一碟香喷喷的炒猪肠，故乡的味道啊咋就这么香。回想起小虎家窑科的桃儿、巧霞家门前的杏儿、建议家院里的苹果、新李家渠园的梨儿、效景家渠园的枣儿，全利家窑背上的榆钱、根礼家院墙外的核桃，记忆中的香甜可口仿佛能馋出口水，总是让我难以忘记！回想起老嫖从满嘴豁豁牙漏气中说出的《水浒传》《杨家将》《西游记》，依然令我心潮澎湃，记忆犹新。

挽起100岁精气神十足的秉玺堂哥，一串串热泪挂胸膛；扶着95岁白发苍苍的粉英小嫖，仿佛又看到了去世20多年的老母亲；见到76岁高龄仍不显老的丑女嫖，拉家常，忆往事，说起了苦命的父母亲，情不自禁泪水涟涟，几度哽咽；握着78岁来升哥粗糙的双手，忆起当年跟他学编席的情景；摸着老院窑洞的旧门窗，回想起40年前父母和哥哥、弟弟送我参军走时的恋恋不舍、叮叮咛咛和万嘱咐的情景。故乡的人啊，故乡的情，永远都留在了游子的心坎上。

重回故乡，忘不了的清，叹不完的景。你是如此的美丽，如此的厚重，如此的宽广，如此的博大，如此的令我这个游子心绪浩茫，恋恋不舍。你是我心中永远望得见青山、看得见绿水、闻得到果香、记得住乡愁的地方！



邮箱: yjlwyfk@126.com



清水出芙蓉

邓志宏 摄

# 遛鸟

韦秀琴

玩游戏。他们喜欢四处游荡，找些人侃大山，谈天论地，不亦乐乎。他们从乡下人手里买到一两只画眉或其他什么鸟，编个精致的鸟笼，带着这可爱的小鸟东看看西瞧瞧，把无聊的时光打发着。既乐了心情，又锻炼身体。

当然他们都是老少爷们，退休了，清闲得很。有儿孙绕膝，但儿孙哭闹拉撒，大男人顾不了，就托着老伴，自个儿便溜出来，乐得自个自在。想想自己工作时那个投入那个疯狂，现在退休了，乐悠悠也总是应该的。

要遛鸟，得讲究鸟儿的品位、身份。选鸟儿也事先问个行家，要不买来的鸟黑不溜秋，羽毛黯淡无光的，还有鸣声沙哑的，自然被别人笑话。

笼子也不能太随意，自己编不了的，就到街上的手工艺品店选上一两个结实的竹条别致地缠绕着，编成精致的鸟笼，涂上油，亮光光的，最好还要钩上一两条亮闪闪的镀银铁线，握在手里，有很踏实的感觉。俗话说，好马配好鞍。好笼应该配好鸟，鸟才是笼子

的灵魂。一只毛色靓丽的画眉在笼里跳上跳下，不时发出一两声悦耳的鸣声，吸引来很多羡慕的目光。

大家纷纷围过来，左看右看，情不自禁地不断抚摸。嘴里不停地啧啧称赞。如果是只灰不溜秋的黄雀，吱吱喳喳乱叫，烦人心躁。大家最多瞥上一两眼，便迅速冷漠起来，转身寻找可以寄放一两丝目光的鸟笼。如果都是上好的金丝雀，两只漂亮的笼子便排在一起，比比鸟的大小，比比鸟的毛色，比比鸟的叫声，慢慢看，细细听，头低下去，耳朵竖起来。

总是免不了牵出关于鸟的趣事。比如鸟儿原先是哪位公子哥的，手头紧，低价处理，自己有幸碰上。看到这么漂亮的鸟儿。自己便毫不犹豫掏腰包，干脆利索地买下，精心养起来。说的时候，脸上难以掩饰内心的得意。

还有的说，闲着没事，到处乱逛，走到郊区，竟然发现几个乡下人正提着鸟笼进城，那悦耳的鸟鸣一下子就吸引了自己，自己迫

## 生活 轶趣

城里的鸟少，缺少一种清脆的鸟鸣声，似乎有些单调乏味。也许是人离不开大自然，即使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，穿梭在繁华的街道中，惊叹自己伟大的创造力，但仍然对自然界的东西耿耿于怀，想方设法跟大自然贴得近些。

于是，有人在狭窄的阳台上摆着五颜六色的花盆，甚至在楼顶栽上几棵玉米，亭亭玉立，还爬着些许带着朵朵黄色的小花的瓜蔓，只是缺少些殷勤的蜂蝶，多多少少有其自然的味道。

带着些乡土气息，城里人便感觉融入了大自然，一有时间便侍弄这些花花草草，忙碌在清淡的花香中，乐得一番清闲。

喜欢在外面走动的人自然不去弄这些小